

吳瀛編

中國文學法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國文法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貳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吳瀛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18

CHINESE GRAMMAR

By

WU YING

1st ed., Nov., 1930

Price: \$2.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孟氏有言。能与人规矩。不能
使之上巧。执事以諭文。有所謂脩
詞門巧。李也。又有所謂文巧。
修說巧。善書。善與。科舉。
未昌。其財。一人知。皆山。說說。矩
而秀。說巧。說文。修。一。字。止。異。于
既。近。而。脩。詞。一。學。善。求。者。已。極。

盛于牛舌。我国陸生蛇賦卦
善附枝、雖皆幼女猶望而慕
林。久於已久、一系孟氏所謂不
能曲而直。不寒即暖也而
方稍含料子化之。俗謂之、程
立象多而證驗有弱。迄未辨
因。王氏謂為不然、將何予
以符。惟立法失、疏短之事、以即

若於既近、有例、而為之、有信、
使之、不、至。量、用、先生、所謂、往
事、習慣、法、死、則、操、威、遠、矣。即
信、有、論、理、為、之、發、語、後、人、不、
能、格、又、即、乞、士、所、谓、因、情、以、求
例、此、就、例、以、成、则、所、以、至、是
不、三、古、年、已、例、紀、物、備、咸、為
最、有、余、凭、之、矣。今、安、以、言、乎、西

方一丈而斜東方則方丈規矩
一束至氏詔為易從。少反而謹
以為取經。此固東方人科化
指授殘存小祀起矩之法。而
矣其毫責其則精究之於人
人祥威寧。既已。止在三十
年。至烏氏又過。方。南。北。暨廿年
之始。終。其載。未。辛。明。神。子。

皆在卒補其未遑制祀
徐成一隻。若卒則赦能
人龍威。未得所定。此某州
先生鈔錄。載之精妙。印年
新例。咸刻一物。一毫勿因
情。出例。一核。備為是核。先立
一固。久之。持之。宜卒。往人。之終
知。多。持。規矩。一卒。世界。有

君迺一六列。使此中國文
在往外出。是中國且不三
才。平、齊、吳國文。為鮮入。
既割一。子矣。此祖先生一
年。年一。旁。此君度。又考一
歲。寘有。重大。以符。重。故鄰
重。為。贊。一。言。民。國。十。九。年。
自。吳。故。臣。序。

中國國文法序

一國之立有一國之文字文字且無何字
於國凡愛其國者必愛其國之文字世
歐洲諸國最著者善英善法善德善
俄咸文字互異其國人莫不先通本國
文字然後兼通它國文字此因人類之
生理世界之通義也彼蔑棄本國文字

而偏重亡國文言者其亦不思甚矣允吾
國文學雖盛而研究文法古豎專書跡為
缺文者又往往矜其神妙以為不可言傳如
劉彥和之論入心銼仲偉之言詩品類
皆詳於成篇之研推而略於用字之區
別故學者恆苦其難精不若西文之易
知於是抑揚之說熾而中國文學遂日

趨於敝此誠事之可慨者也清季乃有
以西文之法例之國文一切用字多仿西文
別其名類蓋自馬氏文通始雖或病其
不精不備然創造之功焉可誣哉今吳
君景洲以馬氏之後著之哉氏未氏章
氏陳氏諸家繼起輯述頗仍不免闇
漏迄無具體之文法足以擅為一書以

使學子條文既極簡明例注尤皆允當於馬氏章氏陳氏之誤者亦時有糾正其孟子同字異用表尤費詁家所未發吾國文字一字而兼數義一義而兼數用者在文字之先固乎此不足以盡字之用至文言之標記前人多以圈點非古置而不用今則橫孤直孤唯西人

之呈效景洲乃註采之分為七種且
謂此後至國文字原著人宜各自
加標記以利後之讀者而使文字清晰
不致展牴失真景洲斯語或為泥古
者所駭坐實不利；論設使吾國古
書早能為古音之後儒其教之爭辯
茲事通行固為決諸異日也景洲是編

生平知從事中國文學者必日增多文學重興將於是乎至余讀既竟輒樂而序之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

長汀江漪

中國國文法自序

天下事物莫不有法。無法則不立。此定例也。呂法律言。有成文法焉。有不成文法焉。所謂不成文法者。易言之。為習慣法。習慣法次法也。歸納之而復之成文。即成文法也。何呂異乎。此三人之謂中國。呂著無文法者。次皆重習慣而棄成文法耳。童而習之。既窮其事。熟其巧。乃換守其言文章。自問不知。所謂法。重習慣也。近世科學日煩。學者不能窮。卒習一藝。而習慣之效失其

用。不肅法守。何昌通文。於是昌詔代文之說。風靡一時。夫詔文
之名冒其用。不務偏廢。直不煩言而凜。豈自此而使文言
日即於衰頽。斯否。國數千年來高深之舊學典籍。
將昌不務通讀而湊等於廢辱。亦即東方文斷之曰。即
於論滅。否人一念及山人國者。先山其文之說。為之不寒而
栗。斯否。國文言亟宣。歸納其習慣而為言系統之
成文。汰。大宜待智者而知。自清末葉發其緒者。
實為馬氏文通一書。民國昌來。經之者頗不乏人。今載

克敦之國文典來裕恂之漢文典章立剗之中等國文
典。胡呂魯之國語學艸創陳承澤之國文法艸創。
先後相承可謂盛矣。然而馬氏之書呂其創始之
難。辭博而不精。例多而不賅。其體裁復不適於
教科之用。學者憾焉。其餘若戴、碧來、若章。其書
所著論解較馬氏為簡明。而其大抵規模要不脫
馬氏之窠臼。所舉例證多偏重於引用成語。譯成語
者斯署為例。偶為記憶不及則於添次跋弊在